

不管對方是不是……我都要……



一天將碰到哪一種人！我們也許也沒有辦法去改變別人的價值，然而，我們卻可以選擇「堅守自己的價值」！人，常輕易地放棄自己的價值，常喜歡讓別人來改變我們的價值、品質，特別是當我們不喜歡對方的某一點，覺得對方某一點很差勁時，我們回應他的方式，卻往往是把自己變得跟他一樣，意即把自己變成一個和對方一樣糟糕、差勁的人。冷靜想想：這麼做，顯然並不值得。

「不管對方是不是一個淑女，我都要選擇做一個紳士。」

這句話可以套用在各行各業。

無論我們明天會接觸到怎麼樣的人，甚願您我都能堅守自己的價值！

活出自己應有的品質，屆時受益最大的，仍將是我們自己。

不要心懷不平，以致作惡。

所以，讓你生氣的不是別人，讓你計較的不是別人，常常是你自己。

願共勉之

柏林牆又加高了，防護網一層又一層。克魯茨慢悠悠地走過去，然後又繞回來，接着無奈地搖搖頭，離開了警察的視野。

沒有人發覺這個過程有什么不妥，只有克魯茨自己知道，站在牆邊的那個警察是好人，只要把寫好的信放在離他不遠處的那塊石頭下，第二天早上信便會送到東邊去，然後再幾經周折，轉到它該到的地方，所以，他內心深處把這堵十餘米的牆叫做不設防的牆。

警察叫萊恩，聽說是個左派分子，一直以來便主張推倒柏林牆，所以在柏林牆兩側的通信上，他總願意幫助大家，儘管站崗的他總是一副剛正不阿的樣子。

大概有很多人對萊恩心懷感激吧，就像克魯茨一



不設防的牆

作者馬瑟肯派爾謝素軍譯

樣，他每天都會向上帝禱告，萊恩一定不要出事，這可是聯絡東側唯一的途徑。但事情就是這樣，越是擔心，它便來得越快。

當然，克魯茨並沒有絲毫察覺，因為萊恩被抓之後，很快就被秘密轉移了，他站崗的那個時段很快有新入替上，而新來的這位警察甚至解釋說：“萊恩警官陞遷了，真為他感到高興！”所以，當半個月後，一群人突然沖進克魯茨家時，他還茫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這是一群極其殘忍的人，克魯茨看到萊恩時，差點沒能認出來，滿臉的血早已干了，頭髮散亂，一條腿分明已經斷了，整個身體幾乎已不成形了。可讓克魯茨怎么也無法接受的是，他們這樣對待萊恩的原因，竟然是無法解密他的信，這麼多信件中，偏偏是他的。

“為什麼看起來信只是一片空白？到底採用了什麼技術？”他們審訊克魯茨，就在萊恩面前。可克魯茨能回答什麼呢？他根本就沒有使用任何技術，他告訴對方，自己通過萊恩遞送了一百多封信，每封信都是這樣子的。

鬼才相信這樣的解釋，誰會冒着生命危險傳遞沒有內容的信息，而且還不寫發件人地址，要不是這半個月明察暗訪，幾乎讓一條大魚給漏掉了，對方已經拿起了刑具，這些人最擅長的就是這個，一旁的萊恩便是證明。

“是真的，這些信是寄給我那在比薩里鎮老母親的，求你們了一”克魯茨拼命解釋，但對方卻是一陣冷笑：“寫給母親的信便要空白嗎？還是只有柏林牆那邊的‘母親’才能解密啊？”他們似乎已經認定了克魯茨和萊恩合夥通敵，如果不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是不可能停手的。

幸運的是，在最後關頭，上帝終於來臨，“不，不是的。”克魯茨焦急地解釋道，“因為我那老母親根本就不認識字，我之所以每天都給她寄信，只是希望郵遞員能夠每天去看看她，不至於出了事也沒人知道。”

因為這個解釋，不僅克魯茨，還有萊恩，以及其他幾個寄了信的西德人，他們最後都安全地離開了那座血腥的地獄，直到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，他們還集體被邀請參加了慶祝儀式，而克魯茨還特別上台講述了那段不設防的柏林牆，講述了他寫給母親一百多封信的故事，並告訴所有德國人，親情比政治更重要，它的基礎叫自由。

現在都喜歡快遞。一封不重要的信，一份有點重要的合同，一包盼望讀到的書，一盒揚州包子，一袋山西棗子，都會快遞而來，弄得門鈴不斷，喜氣洋洋，很像成功人士。

我也很像成功人士，因為我不但有快遞，而且幾乎天天有，有時一天多到五六個，六七個，喜氣洋洋得有點手忙腳亂。

這一天我在三樓書房看着書不幸睡着。如果沒有睡着，那么下面的故事不會發生，可是不幸睡着了。

在我睡着的時候發生了什麼？沒聽到門鈴聲！沒聽到快遞打我的手機！都沒聽到！他是因為按門鈴我沒有聽見，所以就打手機，可是我的手機設置為會議狀態。

不過當手機再次打來時，我卻又聽見了，醒了。

“你在家嗎？”聲音很怒火。
“我在啊。”

“你看到我打了多少個電話給你！我打到現在沒有停過！”很怒火的聲音喊。
“你是誰啊？”

“快遞！”他都是喊的。
“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剛纔睡着了，沒聽見。”

“你們上海人都不接電話的！”
“上海人都不接電話？剛纔是沒有聽見。”

“你不要說了，你現在下來！”他大喊着。他大喊的聲音非常響，已經無理得“不成體統”，任何一個被送快遞的人聽見都不可能按得住性子了。

我的火終於“騰”地躡上來，那躡上來的聲音也幾乎聽得見。我飛快地下樓。我要去問問他想干什么？他這是在送快遞嗎？是不是準備拼

人生，有許多事是值得堅持的曾經有一位知名作家，在某天早晨，和朋友一起去一家商店買報紙。那一天，店家老闆娘似乎心情不太好，臉色很臭！在給他報紙時，是直接坐在店裡把報紙用力扔出店外，並嚷著要他自己將零錢給放在門口的櫃子上。

那位作家照著老闆娘的話，將零錢給放在門口的櫃子上，便從地上撿起被扔在地上的報紙，向著店裡非常有風度地鞠了個躬，又說了聲「謝謝」，但裡面的老闆娘依舊是臭著一張臉。同行的友人非常為他抱不平！問他：「對這樣一個無禮的瘋婆子，還對她說什麼「謝謝」？為什麼不教訓她兩句呢？」那位名作家卻說：「為什麼要這樣呢？不管對方是不是一個淑女，我都要選擇做一個紳士。」

我非常喜歡這句話 - 「不管對方是不是一個淑女，我都要選擇做一個紳士。」想一想，您我是一個懂得「堅守自己的價值」的人嗎？

容我將上述那句話給改寫如下：
「不管對方是不是一個可愛的學生，我都要選擇做一個好老師。」

從草尖開始

多少次長久的凝視，只因石頭怪異的形狀。甚至夢見石頭開花，引來蝶飛蜂舞。石頭與石頭之間，空隙是真實的角落，枯萎的草獵獵。冬天剛過，風刺骨。石頭地除下了泥土，還能有什麼？應該有草。

現在呵，坐在石頭上傾聽鳥鳴。草尖上滾動着露珠已經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快放下冰冷的器械和壓在心頭的石頭。把手插進頭髮，把每一個細節理順弄直。

細雨會來。當敲打或者輕撫的聲音響起，做一只沒有名字的蟲子在草尖上攀爬，把春天最美麗的風景悄悄地比喻。

春天的腳步

我問，誰遇到了春姑娘？小女孩說，我聽到了她的腳步聲。

我側耳，風在大地的肌膚上吹。是準備了整個冬天的鳥兒，幾聲叫聲，敲開春



春天，從草尖開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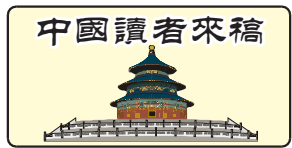
的大門。

鄉野的植物被叫醒了，伸伸懶腰，奏出新的旋律。幾只蝴蝶張開翅膀，一躍而起。放蜂人又來到山中，卷起袖子在山路上奔走。隔壁的阿嬌把一家的春裝晾曬在籬笆，色彩斑斕。

遠方的天空，雲卷雲舒。雨說來就來，滋潤着大地。小河的水漲高了。田野響起了鐵具和泥土交談的聲音。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打來電話交代農活的事情。

校園書聲朗朗，直接匯入蔚藍純淨的天空。

作者：吳奮勇，福建省安溪縣豐田中學教師
郵箱：wfy680615@163.com



百毒不侵

小友問：“你是否百毒不侵？”

才怪，血肉之軀，怎么可能做得到。可是，漸漸辨別到什麼是毒，什麼不是，離雜人等閑言閑語，理他作甚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也就像喝過雄黃酒般，百毒不侵矣。

最佳防毒面具是不去理它，清平世界，自由社會，愛說什麼就說什麼，一定有若干人喜歡放冷槍、射毒箭，可惜級數不夠，多數老遠就凌空落地。

即使異常逼近，大可退後幾步，這里危險，不好玩，便到別處去，千萬不可以毒攻毒，有失斯文。

日子久了，並無衝突，看上去自然好似百毒不侵。

其實世上並無金鐘罩鐵布衫這一類功

人生一句話可以講完

夫，可是做人也不用太會生氣，人家要我們惱怒，何必聽話，“呵，有這樣的事嗎？我不知道，沒聽說過”，一問搖頭三不知即可。

不在場證據充分，是非不沾身，眼睛只看讚美之詞，耳朵只聽好話，其餘一概不理，那些還不如我們的人，發表什麼意見，管它呢，一概勢利到底。

所謂毒箭毒針，根本不夠毒，大可一笑置之。

失去
智利名作家阿揚提說：“我終於瞭解了生命，原來，生命就是失去。”她這樣形容：你失去幼嬰是因為他變為孩子，你失去孩子是因為他已成長為少年。

文亦舒

我們自身何嘗不是如此，青春一下子就消逝，天真的想法，熱情的心態，都漸漸失落。過去的歲月未曾好好利用，勇氣又不復當年，豪情更不知所終。

親友紛紛生離死別，這是至大的損失，往往叫人痛哭不已。

人生路上，失去的永遠至為寶貴，時間大神又不允許任何人走回頭路，不住鞭撻，喝令向前進。也準許我們撿回一些東西作為賠償，利還可說有助生活，名卻一無所用。

人們還是往往哀哀回憶那一日當我們還年輕時某一美麗五月之晨，你曾說你愛我當我們年輕的一日。可是失去的已經太多，所以至多只能說人生也並非不快樂。

真沒想到曾經擁有那么多，曾是那么富足，否則，又如何可以失去那么多。



快遞

作者：梅子涵

命？二樓，一樓，我飛快地走，可是我也立刻就極力地阻擾自己的怒火，不讓她躡成歇斯底里。我怒火萬丈，可是我對自己說，不要吵架，沒什麼意思。二樓，一樓，我走得快，結果火竟然也被我阻擾得快，散得快，等我開了大門的時候，已經沒有什麼火。從三樓到一樓的過程，我把自己錘煉了一次。

我不想吵架，沒有意思。歇斯底里會不成體統。

但是那個大喊的聲音想吵。他站在門口，他的臉上只有火！

“你好。”我說。“很對不起，我睡着了，沒有聽見。”我說。“如果聽見我怎么會不接？”我說。我還說了別的話，表達歉意，也想表達友好。

可是他的氣不消。最後，當他把一包書遞給我，把簽收單扔給我，喊叫地對我說：“你簽名”的時候，我的錘煉了的克制又一次被粉碎，火“騰”地重新躡上來！

“我不會簽的！”我大叫。

“你打電話給你們老闆，讓他和我說話！”我大叫。

我也歇斯底里了。錘煉的成果很容易被扔棄。我歇斯底里的時候哪里像個教授，只要歇斯

底里，那么人人就都是一個“面貌”！

他說他不簽收單了。他跳上助動車開了就走。他就像一團烈火是滾着離開的。

我站在門口大口喘氣，整個上午的日子，乃至整個的下午，彷彿都已毀壞。

故事是可以到此為止的。

我回到房裡，生着悶氣，想着這個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的過程。我也可以看看快遞單子的聯繫電話，打個投訴電話，不管有沒有用，肚子裡的氣一定可以減少。

可是我沒有回到房裡，而是去追那團烈火了。我像一團烈火似的去追他。我自以為是地要讓他必須向我道歉。我心裡的怒火就像是腳底的輪子。可笑極了。

我們的小區很大。可是我竟然追到了他。他已經到了另外一家的門口。他的助動車停在樟樹下。他正在和這一家的女主人吵架！女主人說：“你什麼態度！”

我幸災樂禍地說：“你看你，剛纔和我吵，跑到這兒又吵，你喜歡吵架！”

他沒有理我，有些沮喪地回到助動車前，

上了車。他或許也在懊悔：我怎么又吵了。這時，我才看見，他的頭上有好多的汗！

他被曬得很黑，其實他大概只有二十出頭的年齡。

二十出頭的時候，我正在一個農場當着知青，也被曬得很黑。

那時，我不能再讀書，他現在也讀不了書，干着這樣一份按人家門鈴，打別人手機，可是別人卻可能沒有聽見的職業。

我用手擦擦他額頭上的汗。我說：“你熱嗎？”“怎麼會不熱？”

他沒有離開我的手，猛然流淚了，大滴地落下來。

我突然覺得，自己像一個父親在撫摸孩子。他的年齡應該比我女兒還小些，是應該叫我女兒姐姐的。我的女兒正在法國讀文學博士，而他呢，騎着助動車，把一包我喜歡的文學書給我送來。

我有些難受起來。我摸摸他握着車把的手，說：“我剛纔態度不好，謝謝你為我送快遞。你一個人在外面工作，要照顧好自己，讓父母放心。上海人都很感激你們的！”

這麼說着，我也流淚了。覺得溫暖，心里充滿了情感和愛的時候，人人也都會是一個“樣子”。

這個上午沒有被毀掉。我們挽救了。他離開的時候說：“我走了。”我說：“你騎得慢一點。”我們竟然有些像親人告別。

後來，他又來送過一次。他有點害羞地站在門外，我說：“是你啊？你好嗎？”

那以後，我再沒有見到他。我很想他再來為我送快遞。我會說：“是你啊？你好嗎？”